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二十三回 訊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

卻說賈臬司聽了相士當面罵他的話，憤憤而歸。到了次日，一心想把相士提到衙中，將他重重的懲處一番，以泄心頭之恨。但是一件，昨日忘卻訊問這相士姓甚名誰，票子上不好寫；而且連他擺攤的地方地名亦不曉得，更不能憑空拿人。想了半天，只好擱手，然而心上總不免生氣。齊巧這日有起上控案件，他老人家正在火頭上，立刻坐堂親自提問。這上控的人姓孔，乃是山東曲阜人氏。他父親一向在歸德府做買賣。因為歸德府奉了上頭的公事，要在本地開一個中學堂，款項無出，就向生意人硬捐。這姓孔的父親只開得一個小小布店，本錢不過一千多吊，不料府大人定要派他每年捐三百吊。他一小鋪如何捐得起。府大人見他不肯，便說他有意抗捐，立刻將他鎖押起來。他的兒子東也求人，西也求人，想求府大人將他父親釋放。府大人道：「如要釋放他父親也甚容易，除每年捐錢三百吊之外，另外叫他再捐二千吊，立刻繳進來為修理衙署之費。」他兒子一時那裡拿得出許多。府大人便將他父親打了二百手心，一百嘴巴，打完之後，仍押班房，尚算留情，未曾打得屁股。兒子急了，只得到省上控。

賈臬司正是一天怒氣無可發泄，把呈子大約看了一遍，便拍著驚堂木罵道：「天底下的百姓，刁到你們河南也沒有再刁的了！開學堂是奉過上諭的，原是替你們地方上培植人材，多捐兩個有甚麼要緊，也值得上控！這一點事情都要上控，我這個臬台只好替你們白忙的了。」姓孔的兒子說道：「小的本來不敢到大人這裡來上控的，實在被本府的大人逼的沒有法兒，所以只得來求大人伸冤。」賈臬台道：「混帳！自己抗了捐不算，還敢上控！你們河南人真正不是好東西！」姓孔的兒子道：「小的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，是在河南做生意的。老聖人傳下來我們姓孔的人，雖然各省都有，然而小的實實在在不是河南人。」賈臬台見他頂嘴，如火上添油，那氣格外來的大，拍著驚堂木，連連罵道：「放屁，胡說！……就是你們孔家門裡沒有一個好東西！」姓孔的兒子道：「大人，你這話怎麼講？你老讀誰的書長大了的？姓孔的沒有好人，還有老聖人呢，怎麼連他老人家都忘記了？」

賈臬台被他這一頂，立時頓口無言，面孔漲得緋紅，歇了一會，又罵道：「你有多大膽子，敢同本司頂撞！替我打，打他個藐視官長，咆哮公堂！」兩旁差役吆喝一聲，正待動手，姓孔的兒子一站就起，嘴裡說道：「大人打不得！打不得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往外就走。賈臬台氣的要再發作。他背後有個老管家，還是跟著老太太當年陪嫁過來的，凡遇賈臬台審案，老太太都命他在旁監視。設如賈臬台要打人，他說不打，賈臬台便不敢打，真是他的話猶如母命一般。如今他見賈臬台要打姓孔的兒子，他知道是打錯了，便把主人的袖子一拉，道：「這個人打不得；打錯了，老太太要說話的。」賈臬台聽了老管家的話，立刻站起來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回頭叫差役把姓孔的兒子拉回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依本司的意思，定要辦你個罪名；是我老太太吩咐，念你是生意人，不懂得規矩，暫且饒你一次。二次不可！下去！」姓孔的兒子道：「到底小的告的狀，大人准與不准？」賈臬台道：「下去候批！大正月裡，我那裡有許多工夫同你講話！」姓孔的兒子無奈，退了下去。

值堂的門上回道：「河南府解來的那起謀殺親夫一案的人證，是去年臘月二□四都解齊了，犯人寄在監裡，人證住在店裡。老爺當初原說是就審的，如今一個年一過，又是多少天了。大家都望老爺早點把案斷開，好等那些見證早點回去，鄉下人是耽誤不起的。」賈臬台道：「我一年到頭，只有封了印空兩天，你們還不叫我閑。甚麼要緊事情就等不及！你們曉得我這幾天裡頭，又要過年，又要拜客，那裡有一天空。我做官也算做得勤的了，今天還是大年初五，不等開印，我就出來問案，還說我耽誤百姓。你們這些人良心是甚麼做的！況且大年初五，就要問案，也要取個吉利，怎麼就叫我問這奸情案呢？你們叫我問，我偏不問！退堂明天審。」

到了明天，便是新年初六，他老人家飯後無事，吩咐把河南府解到的謀殺親夫一案提司過堂。霎時男女兩犯，以及全案人證統通提到。他老人家便升坐大堂，一點名，先問原告，再回見證，然後提審奸婦，一齊錄有口供，都與縣裡所供的不相上下。賈臬台審了半天，也審不出一毫道理。原來告狀的是本夫的親侄兒。這奸夫就是本夫的姑表兄弟，算起來是表叔同表嫂通奸。後來陡起不良，將本夫用藥毒死，被他親侄兒看出，舉發到官。縣官親臨檢驗，填明尸格，委係服毒身亡。隨把鄰右、奸婦提案審問。奸婦熬刑不過，供出奸情。然後補提奸夫，一見人證俱齊，曉得是賴不到那裡，亦就招認不諱。當時由縣擬定罪名，疊成案卷，送府過堂，轉道解省。當時本縣出了這種案件，問明之後，照例先行申詳各憲，所以人犯尚未解省，臬司衙門早經得知。賈臬台一見是謀殺親夫的重案，恐怕本縣審得容有不實不盡，所以格外關心，預先傳諭，一俟此案解到，定須親自過堂。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訓，說是臬司乃刑名總匯，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，所以雖在封印期內，向例不理刑名，他以堂堂臬司，卻依舊逐日升堂理事，也算是他的好處。

閑話休題。單說他的本意，自因恐怕案中容有冤情，所以定要親自提訊。及至問過原告、見證、奸夫，都是照實直陳，沒有翻動。他心上悶悶不樂，便叫把奸婦提上堂來。這奸婦年紀不過二□歲，雖然是蓬首垢面，然而模樣卻是生得標致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更為勾魂攝魄。賈臬台見了這種女人，雖不至魂不守舍，然而坐在上頭，就覺得有點搖幌起來。自知不妙，趕緊收了一收神，照例問過幾句口供。他老人家是奉過老太太教訓的，道是女人最重的是名節，最要緊的是臉面。如今公堂之上，站了許多書差，還有許多看審的人，叫他一個年輕婦女如何說得出話來。況且這通奸事情也不是冠冕堂皇可以說的。想罷，便吩咐把女人帶進花廳細問。

當時選了一個白鬍子的書辦，四個年老的差役跟了進去，其餘的都留在外面。賈臬台走進花廳，就在炕上盤膝打坐，叫人把女人帶到炕前跪下。賈臬台又叫他仰起頭來。賈臬台的臉正對准了女人的臉，看了一回，先說得一聲道：「看你的模樣，也不像是個謀殺人的。」女人一聽這話，正中下懷，連忙喊了一聲：「大人，冤枉！」賈臬台道：「本司這裡不比別的衙門。你若是真有冤枉，不妨照實的訴；倘若沒有冤枉，也決計瞞不過我的眼睛。你但從實招來，可以救你的地方，本司沒有不成全你的。平時我們老太太還常常叫我買這些鯉魚、烏龜、甲魚、黃鱔到黃河裡放生，那有好好一個人，無緣無故，拿他大切八塊的道理呢。你快說！」

女人一見大人如此慈悲，自然樂得翻供，便說道：「小女人自從□六歲嫁了這個死的男人，到今年已經第五個年頭了。咱兩口子再要好是沒有的。上年九月，他犯了傷寒病，請城裡南街張先生來家替他看。誰知他的藥吃錯了，第二天他就跳了辮子了。青天大人！你想咱們年紀輕輕的夫妻，生生被他拆開，你說我這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！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，賈臬台瞧著也覺得傷心。停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庸醫殺人亦是有的，怎麼他們咬定是你毒死的呢？」女人道：「小女人的男人被張先生看死了，小女人自然不答應，鬧到姓張的家裡，叫他還我的丈夫。他被小女人纏不過，他不說是他把藥下錯了，倒說是小女人毒死的。我的青天大人，他這話可就坑死了小女人了！」

賈臬台聽了，點頭嘆息，又問道：「這姓張的醫生同來沒有？」書辦回道：「點單上張大純就是他，剛才大人已經問過了。」賈臬台道：「剛才他跟著大眾上來，說的話都是一樣，我卻沒有仔細問他。如今看起來，倒是這裡頭頂要緊的一個人了。你們去把他捉來，等我再細細的問他一問。」差役遵命，立時出去把張大純帶了進來，就跪在女人旁邊。賈臬台問了名姓，復問：「死者究竟身犯何症？」張大純道：「犯的是傷寒症，一起手病在太陽經。職員下的是『桂枝湯』。大人明簽：這『桂枝湯』是職員祖遺仲景先生傳下來的秘方，自從漢朝到今日，也不知醫好了多少人。不瞞大人說：不是職員家學淵源，尋常懸壺行道的人，像這種方子，他們肚皮裡就沒有。」

賈臬台道：「我不來考查你的學問，要你多嘴！」張大純不敢做聲。賈臬台又問道：「你看過幾次？」張大純道：「職員只看過一次。以為這帖藥下去，一定見效的。誰知後來說是死了。職員正在疑心，倒說他女人找到職員家裡，要職員賠他的男人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女人插嘴道：「你看一趙病，要人家二□四吊錢，掛號要錢，過橋要錢，還不好生替人家看，把病人吃死了，怎麼不問

你要人呢？」賈臬台道：「看病用不了這許多錢。」女人道：「大人你不知道，咱那裡的先生都是些黑良心的。隨常的先生，起碼要四吊錢一趟；這位張先生與眾不同，看一回要二□四吊。每到一個人家，進了大門，多走一重院子，要加倍四□八吊，他住城南，咱住城北，他穿城走過，要走兩道吊橋，每一頂橋加兩吊。大人，你說他的良心可狠不狠！」

賈臬台道：「從前我到過上海，上海的先生有個把心狠的，是有這許多名目。你們河南地方不至於如此。像這們要起錢來，不要絕子絕孫嗎？」女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！」賈臬台又對張大純道：「多要少要，我也不來問你。但是你怎麼曉得是服毒死的？」張大純道：「職員被這女人纏不過，職員說：『你的男人吃了我的藥，只會好，不會死的，認不定吃了別人的藥了。』他說沒有。職員不相信，趕到他家，定要看看死人是個什麼樣子。那時他男人還未盛殮，被職員這一看，可就看出破綻來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賈臬台連忙攔住道：「不用說了。你這些話剛才都說過了，還不是同大家一樣的。你的話也不能為憑。」張大純著急道：「縣主大老爺驗過尸，驗出來是毒死的。毒死的同病死的，差著天懸地隔呢。」賈臬台發狠道：「不管他是毒死是病死，你們做醫生的，人家有了危急的病來請教到你，你總不該應同人家狠命的要錢。古人說：『醫生有割股之心。』你們這些醫生，恨不得把人家的肉割下來送到你嘴裡才好，真正好良心！」言罷，喝令左右：「替我把他拉下去發首縣。等到事情完結之後，我要重重的辦他一辦，做個榜樣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頓時張大純頸脖子上，拿了鏈子拉著，送到祥符縣去了。

醫生去後，賈臬台重新再問女人。女人咬定一口：「男人是病死的，不是毒死。這個侄兒想家當，搶過繼，家當想不到手，所以勾通了張先生同衙門裡的人，串成一氣，陷害小女人的。縣裡大老爺被他們朦住了，所以拿小女人屈打成招。我的青天大人！再不替小女人伸冤，小女人沒有活命了！」賈臬台聽了，點頭不語。翻出原卷看了一回，問道：「謀殺一層擱在後頭。我且問你：你同你男人的表弟通奸，可有此事？」女人道：「王家表弟同小女人的男人生來是不對的，咱們家裡他並不常來，面長面短小女人還不認得，那裡會與他通奸。這話可屈死小女人了！」賈臬台聽了，微微的一笑道：「通奸原不是要緊事情，律例上是沒有死罪的，你怕的那一門？現在堂上並沒有別人，不妨慢慢的同我講。」女人仍是低頭無語。賈臬台道：「現在我索性把值堂書役一概指使出去，省得你書差不肯說。」說罷，便叫書役退至廊下。

此時花廳之內，只有賈臬台一位，犯女一口。賈臬台道：「如今這屋裡沒有人了，你可以從實招了。」女人還是不說，時時抬頭偷眼瞧看大人。只見大人閉目凝神，坐在炕上。此時女人跪在地下，見大人如此舉動，絲毫摸不著頭腦，以為大人轉了甚麼念頭。無奈他只是閉著眼睛出神，頗有莊敬之容，而無猥褻之意。停了一會，但聽得大人吩咐道：「你快招啊！這屋裡沒有人，還有什麼話說不得的！」女人心上想道：「事已到此，樂得翻供翻到底，看他將奈我何。瞧他的樣子，決計沒有甚麼苦頭給我吃的。」主意想好，仍是一口咬定，是人家設了圈套陷害他的。賈臬台問來問去，依然一句口供沒有。賈臬台發急道：「我現在還沒問你謀殺，你連通奸的事情都不肯認，你這個人也太不懂得好歹了！唉！這總怪本司不能以德化人，所以地方上生了你這樣的刁婦！現在說不得，只好驚動我們老太太了，我們老太太，至誠所感，人不忍欺。等你見了我們老太太那時不打自招，不愁你不認。」說罷，便起身從炕上走了下來，行近女人身旁，卷卷袖子，要去拉女人的膀子。誰知賈臬台是安徽人，所說的話慢些還可以懂，若是說快了，倒有一大半不能明白，所以女人聽了半天，他這一篇話，只聽清「老太太」三個字，其餘的一概是糊裡糊塗。忽然看見大人下來拉他的膀子，不曉得是甚麼事情，陡然吃了一驚。在賈臬台的意思，是要拉他到上房裡去，請老太太審問；女人不知道，反疑大人有了甚麼意思，一時不得主意，蹲在地下。大人要他站起，他偏不站起。

賈臬台見拉他不起，便用兩只手去拖他。女人一時情急，隨口喊了一聲：「大人，你這是甚麼樣子！」誰知這一喊，驚動廊下的書差，不知道裡面什麼事情，還當是大人呼喚他們，立刻三步做兩步闖了進來，一看大人正在地下拿兩只手拉著女人不放哩。大家見此情形，均吃一驚，連忙退去不迭。賈臬台一見女人不肯跟到上房聽老太太審問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立刻放手，回到炕上坐下，罵道：「像你這種賤人，真正少有！我們老太太如此仁德，你還怕見他的面，你這人還可以造就嗎！這種不知好歹的東西，本司也決計不來顧戀你了。」說罷，喊一聲「人來」。書差踉蹌奔進。賈臬台吩咐：「把女人交給發審委員老爺們去問，限他們盡今天問出口供。」眾人遵命，立刻帶了女人出去。賈臬台方才退堂。

剛剛回到上房，老太太問起「今天有甚麼事情，坐堂坐得如此之久？」賈臬台躬身回了一遍。老太太道：「這些事情，你們男人問他，他如此肯說，把他叫上來，等我問給你聽，包你不消費事，統通都招了出來。」賈臬台道：「兒子的意思也是如此，無奈他不肯上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領他上來，他自然不肯，等我叫老媽去叫他。也不用一個衙役，他是個女人，不會逃到那裡去的。」說完，吩咐一個貼身老媽出去提人。這老媽姓費，跟著老太太也有四□多年了。滿衙門的丫環、僕婦都歸他總管。合衙門上下都稱他為費大娘。宅門以外，三小子、茶房、把門的、差役人等，都尊他為總管奶奶。這總管奶奶傳出話來，沒有一個不奉命如神的。而且老太太時常提問案件，大家亦都見慣，不以為奇。凡經老太太提訊過的人，無論什麼人，有罪都可以改成無罪，□起當中，總要平反八九起。此番這女人聽說老太太派人提他到上房，他心上還不得主意。一應差役、官媒人等，都朝他恭喜，齊說：「我們這位老太太是慈悲不過的，到了他手裡，你就有了活命了，快快跟著總管奶奶上去罷。」女人至此，喜出望外，登時跟著到了上房，見了老太太，跪下磕頭。

其時老太太坐在上房中間上首一張椅子上，賈臬台站在後頭替老太太捶背，還不時過來倒茶裝水煙。老太太當下問了女人幾句話，還沒有問到奸情，女人已在地下極口呼冤。老太太聽了點頭，復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。死的我亦不去管他了，現在活活的要拿你大切八塊，雖說皇上家的王法，該應如此，但是有一線可以救得你的地方，在我手裡決計不來要你命的。」說罷，回轉頭來對兒子說道：「你做官總要記好我一句話，叫做『救生不救死』：死者不可復生，活的總得想法替他開脫。」賈臬台連忙走過來，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又跪下叩謝老太太的教訓，起來站立一旁。然後老太太又細細盤問女人。無奈仍是連連呼冤，一句口供沒有。

老太太發急道：「無論什麼人，到我這裡沒有不說真話的。我現在有恩典給你，想是你還不知道。費媽，你把他帶到廂房裡，叫大廚房做碗面給他吃，你們好好的開導開導他。」費大娘領命，把女人帶下，兩個人在廂房裡咕唧了好一回。一霎點心吃過，費大娘仍把他帶到老太太跟前，老太太又拿他盤問了半天。無奈女人總不肯吐真言，氣的老太太喘病發作，連連咳嗽不止，急的賈臬台忙跑到老太太身後，又捶了一回背，方漸漸的平復下來。只聽得老太太喘吁吁的說道：「我從小到大，沒有見過你這樣牛性子的人！我好意開導你，你不說，我也不要你說了。等我晚上佛菩薩面前上了香，我把你的事情統通告訴了佛菩薩，到那時候，自然神差鬼使的叫你說，不怕你不說！……」老太太還要說下去，無奈又咳了起來。霎時間喘成一堆。賈臬台只好叫人仍舊把那女人帶出去，交給發審老爺們審問。自己在上房伺候老太太，把老太太攙進裡房，睡了一會亦就好了。賈臬台方才把心放下，出來吃晚飯。

剛剛坐定，人報大少爺進來。他這位大少爺，是前年賑捐便宜的時候，報捐分省知府，就在勸捐案內得了個異常勞績，保了個免補本班，以道員補用，並加三品銜。少爺的意思，一心只羨慕二品頂戴，要想戴個紅頂子。又因他這個道台雖然是候補班，將來歸部掣籤，保不定要掣那一省；況且到省之後還要候補，一省之中，候補道台論不定只有一缺半缺，若非化了大本錢到京裡走門路，就是候補一輩子也不會得實缺的。他的主意最牢靠沒有：雖然道台核准了已經一年有餘，他卻一直不引見、不到省，仍舊在老子任上當少爺，吃現成飯，靜候機緣。

這天因在電報局得了電報，說是鄭州底下黃河又開了口子，漫延□餘州、縣，一片汪洋，盡成澤國。至於勸捐辦賑，自有借此營生的一般大善士鑽著去辦。他一心一意，卻想靠老人家的面子，弄一個河工上總辦當當：一來辦工辦料，老大可以賺兩個錢；二來合龍之後，一個異常勞績又是穩的。已經做了道台，雖然官階無可再保，但求保一個送部引見，下來發一道上諭，某人發往某省，就變成了「特旨道」。至於二品頂戴，賽如自家荷包裡的東西，更不消多慮了。河工上賺的銀子，水裡來，水裡去，就拿他到京裡，拜上兩個老師，再走走老公的路子，放一個缺也在掌握之中。所以黃河決口，百姓遭殃，卻是他升官發財的第一捷徑。他既

得了這個消息，連忙奔回衙門，告訴他老子，求他老子替他到河督跟前謀這個差使。

賈臬台聽了兒子的話，自然也是歡喜，說道：「既然鄭州黃河決口，院上就要來知會的。」大少爺道：「剛剛來的電報，只怕此時已經送到院上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果然院上打發人來，說是鄭州決口，災區甚廣。一切工程雖有河督擔任，究竟在河南省治，是巡撫管轄的地方，所以撫台急急傳見司、道，商議賑撫事宜。賈臬台得信，立刻起身入院，會同各司、道一同進見。撫院大人接著，先把鄭州來的電報拿出來叫大眾瞧了一遍，說道：「近來二□多年，我們河南從來沒有開過這麼大的口子。這是兄弟運氣不好，偏偏碰著了這倒楣的事情。」司、道一齊回道：「我們河南不比山東，山東自從丁宮保把河工攬在自己身上，倒被河督卸一半干係；我們河南卻是責成河督，與大人並不相干。」撫院道：「擔子在身上，有好有壞。開了口子就有處分，辦起工程來，多少有點好處。如今歸了河督，好處沾不到，只怕處分倒不能免的。為的是在你屬下，總是你該管地方，怎麼能夠便宜你呢。如今不要說別的，□幾處州、縣就有幾□萬災民。我們河南是個苦地方，那裡捐這許多錢去養活他們。兄弟頭一個就捐不起。現在兄弟請你們諸公到此，不為別事，先商量打個電報給上海的善堂董事，勸他們弄幾個錢來做好事，將來奏出去也有個交代。」司、道俱各稱「是」。正說著，河督也有信來了，是否照會銜電奏的事情。撫台道：「不用說來了。他是不肯饒我的，一定要拿我拖在裡頭，好替他卸一半干係。我是早已看穿，彼此都不能免的。」便親自動手，擬好復電，是彼此會銜電奏，並聲明已經電托上海辦捐官商籌款賑撫，以顧自己的面子。河督那面亦聲明業已遴派委員，馳赴上下游查勘形勢，以便興工筑堵。一面兩個人並自行檢舉，又將決口地方員弁統通撤參，候旨懲處。這都是照例文章，不用細述。

（宮保：太子少保的簡稱，因太子住東宮而稱之。）

過了一日，奉到電諭，以：

「該督、撫疏於防范，釀此巨災，非尋常決口可比，河道總督、河南巡撫，均著革職留任；其他員弁，一概革職，戴罪自贖，一還有幾個枷號河干的，一朝廷軫念災民，發下內帑銀二□萬，著河南巡撫遴委委員，馳赴災區，核實散放，毋任流離失所。所有此次工程浩大，仍著該督、撫督率在工員弁，無分晝夜，設法防堵，以期早日合龍」各等語。

賈臬台得了這個消息，這日午後，便獨自到撫台跟前，替兒子求謀河工上總辦差使。撫台說道：「你老哥的世兄，還有甚麼說的，派了出去，兄弟再放心沒有了。但是這個工程須得河台作主，兄弟犯不著僭他的面子。因為我們河南比不得山東，巡撫可以拿得權的。既然是老哥囑托，兄弟總竭力的同河台去說就是了。」賈臬台替兒子謝過了栽培，退回本衙，告訴了大少爺。大少爺皺眉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恐怕要漂！」賈臬台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大少爺道：「撫台作不得主，到了河台手裡，一定要委他的私人，我們還有指望嗎。」賈臬台道：「既然你怕撫台說話不中用，不如打個電報給周老夫子，等他打個電報出來托托河台。裡外有人幫忙，他總得顧這個面子。」

（列位看官：你曉得賈臬台說的周老夫子是誰？原來就是現在軍機大臣上的周中堂。賈臬台此番升臬台，進京陛見的時候，化了三千銀子新拜的門，遇事甚為關照。所以如今想到了他，要打電報給他，求他助一臂之力。）

大少爺聽了父親的說話，一想這條門路果然不錯，立刻擬好電報，親自赴到電局裡打報。省城裡公事忙，電報學生是一天到晚不得空的。大少爺特地打了一個加急的三等報，化了三倍報費，眼看著打了去。又托本局委員私下傳個電報給那邊委員，此電送到，先打一個回電。不消一刻，那邊回電過來，說周中堂不在宅中。電報局委員巴結大少爺，忙說一得回電立刻就送過來。大少爺只得悵悵而歸。等到天黑，周中堂的回電來了。趕忙譯出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「河南賈臬台：弟與某素無往來，前荐某丞未收。工程浩大，恐非某能勝任。世兄事當另圖。」

下面注著一個「隱」字，賈臬台父子便知是周中堂的別號了。賈臬台看過電報無語，口中說道：「既然周老夫子如此吩咐，你權且等他幾天再作道理。」大少爺聽了並不答應，自己肚裡打主意，尋思了好半天，忽然想出一個計策，急忙忙奔到自己書房。他雖是捐班出身，幸虧肚才還好，提起筆來就寫，登時寫成功一封信。寫完，自己又看了一遍。看他臉上甚是高興，但不知這信是寫給誰的。看完之後，封入信封，填好信面，忽又重新拆開，取了出來，又隨便疊了一疊，套入信封裡去，跟手往靴頁子裡一夾，怡然自得。

當晚，睡覺歇息無話。到了次日，見了父親，也不說別的，但說：「今天爸爸上院見著撫台，請問一聲，到底托他的事情，河台那裡可曾有過信去？倘若已經提過，無論事情成與不成，似乎應得前去稟見一趟。天下斷沒有坐在家裡可以得差使的。」賈臬台道：「你話不錯。」這天上院見了撫台，未及開言，倒是撫台先提起，說：「世兄的事情，昨天兄弟已有信給河台了。聽說河台這幾天裡頭，就得動身到下游去踏勘，世兄可以先去見他一趟，就是工上的事情派不到，好歹總不會落空。」賈臬台聽了著實感激，回來同兒子說知。大少爺道：「只要撫台有過信，我去見他就有了底子了。」

這時候河台已經駐紮工上，不能像從前整天閑著無事。大少爺就於這日飯後動身，坐的是自己的雙套車，後頭跟著行李車、家人車，還有驛馬一大群。在路無分晝夜，兼程而進。這天到了工上，在河台行轅旁邊一個相好朋友的下處暫且住下。這相好也是新委的河工差使，姓蕭號二多，是個候選知府，乃是河台的紅人，天天見著河台的。賈大少爺有了這條好內線，更可以顯他的作用。先打聽河台這兩天還不動身，他並不忙著稟見，說在路上辛苦了，要養息兩天，方能出門。後來倒是蕭知府關切，說：「你既然來了，應該先去見他老人家一面。這兩天各省投效的人，一天總有好幾起來稟見，都是大帽子的信。你再不去，將來好差使都被人家占了去，你就沒有指望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你別替我著急。我來雖來了，然而心上懊悔的了不得，這一趟很不該來，很該應在省裡聽聽消息再來。」蕭知府道：「省城裡有甚麼消息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省城裡有什麼消息？怕的是京裡有什麼事情。他老人家倘或有點風吹草動，我們這個大局就有變動。所以兄弟甚是懊悔，早知如此，實實在在不該應來的。」蕭知府說：「難道你得了甚麼確實信息不成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真實信息雖然沒有，然而終究不妥。知己之間，我也不用瞞你，就是我動身的那一天，動身之後不到三個時辰，老人家接到京城裡一封信，立刻派了三匹馬一路追了下來，要追我回去。老哥，你想兄弟是何等性子躁的人，上了路，白天晚上那裡歇一歇，三步路併做兩步走，一口氣趕到這裡。我剛下車，他的馬也趕到了。我看了信，真把我氣的了不得！早知如此，我不會頓在省裡候信，何必定要吃這一趟辛苦呢。所以我這兩天不去上院，為的是等等信息再說。老哥，你不問我，亦不便告訴你，好在你也不是外人，告訴了你也不要緊。」蕭知府聽了，賽如頂上打了個悶雷一樣，楞了好半天，才說道：「到底老人家接到京裡那一個的信？這個消息究竟確不確？」賈大少爺聽說，也不答言，從自己枕箱裡找了一回，找出一封信來，隨手遞與蕭知府，說道：「我們自己人，這個你拿去瞧了就知道。只要你外頭不提，我們自己曉得就是了。」蕭知府接到手中一看，信上的字足有核桃大小，共只有三張信紙，信上說的話，除寒暄之外，就說：

「令親某人，擬改同知，分發河南。承囑函托某人照拂。某辦事不近人情，朝議咸薄其為人。僕前以舍親某丞相屬，至今亦未位置。令親事容代緩圖」

各等語。蕭知府看了，意思似乎不甚明白，又翻來倒去的看。賈大少爺忙解說與他聽道：「這是軍機大臣周中堂給老人家的信。老人家是周中堂的門生。這件事情，還是三個月頭裡托他的，想不到如今才接到他老人家的回信。這信上的事情雖與兄弟毫不相干，然而照他這封信上，他老人家同河帥意思著實有點不對。他寫這封信的時候，黃河還沒有開口子；如今出了這個岔子，我們私底下講講不妨，若照這封信上，河帥的事情恐怕不妙。所以老人家一得這封信，就要追我回去，叫我不來。我所以到了這裡一直不去見他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蕭知府聽了，心上老大不高興。然而他是河台的紅人，更比別人休戚相關，聽了那有不著急的。賈大少爺雖然再三囑咐他不要提起，他見了河台，一心想獻殷勤，難保不露出一言半語。齊巧這兩日河台接到軍機大臣上字寄，屢奉嚴旨切責，說他「調度乖方，辦理不善，若不克期合龍，定降嚴譴」各語。河台自從奉到這些諭旨，正在茶飯無心，走頭無路，不知如何是好；再聽了蕭知

府傳來的話，焉有不關心之理。當向蕭知府詳細追問。蕭知府也只得詳陳無隱，把賈大少爺的話說了一遍，又把周中堂的信，大略念了一遍。河督聽了，尤為毛發悚然，一想：「事情不妙！保不定這幾天之內，裡頭還要動我的手！」想來想去，一籌莫展。只得與蕭知府商量。又問他：「周中堂與賈臬台是個甚麼交情？撫台曾有信給我，說賈臬台的世兄如何老練，要我派他總辦差使。何以他來了一直不來見我？」

（字寄：皇帝的諭旨由內閣寄遞的意思。）

蕭知府見問，只得把賈臬台拜門的一節說明，又說：「若照周中堂的信看起來，他二人的交情很不淺。至於賈道雖然來了幾天，卻因為路上感冒，所以一直還沒有上來稟見。」河台又想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若論工上的差使，總得熟手才可以委。現在說不得了，一來要看周中堂的分上，二則撫台又有過信來。好在下游地方很大，一個人也顧不來；賈某人現已來了，不如先把他添上，給他一個下游總辦。將來裡頭的事，就托他老人家幫著疏通疏通。」蕭知府連連稱「是」。又說：「卑府下去，就叫賈道來稟見。」河台道：「他既然在路上感冒，不妨叫他多養息兩天再來見我，河工上風大，吹著不是玩的。你就去把我的話傳諭給他。我這裡不妨先下札子，叫他請兩天假就是了。」蕭知府唯唯遵命。一到下處，立刻把這話告訴了賈大少爺。賈大少爺聽了自然歡喜，心上想道：「他如今可上了我的當了。」未到天黑，札子已經送來。賈大少爺差使既已到手，病也沒有了，並不請假，第二天便赴河督行轅稟見謝委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